

白
沙
子

二

世

子

不



白沙子卷之二

書簡

與西涯李學士

相別六七年邇者不通問於京師然自周文都
南歸後先生之音耗遂絕於耳曩聞先生在喪
且歸長沙無一知舊自北京來者無不問其詳
不敢奉狀每一見周生相與悵然久之尚未審
所值何艱長沙無舊業未必可歸當歸何處也
近者白洲李憲副過寒舍乃知先府君塋于都

下羸博之塋古今未必以爲非然亦有非其情之所安顧吾力有所弗及萬里外某能亮先生之心也柰何柰何居今之世欲超然無累於心無累於後先生計之亦熟矣然事徃徃有不期而至非人思慮所能及惟在我者所當盡而或牽制於外爲之弗豫至不可爲然後圖之亦弗及矣此亦先生平昔所嘗慮及漫一道之耳頃歲承惠貞節堂八詩真嶺南竹枝也李世卿已收入縣誌門戶之光非言語可謝也藤蓑尚欠

補章能復賜之否乎世卿自去年首夏至白沙
臆然後歸蚤晚會試入京區區衰病百狀問之
可知已去秋得時用一書足慰鄙懷他人愛我
不如時用先生諒能悉之也張進士附此不能
盡所欲言粗絹二匹表忱外苧一端奉時用不
別具

與鄧督府

翰林院檢討古岡病夫陳某再拜復書督府都
憲鄧大人先生執事某不得望見於執事五十

年矣南海野人徒抱迂拙不可爲世用執事鴻猷盛烈聲聞四達皎如日星之照臨甚賀甚賀茲者伏蒙手書錫之名香歲曆別奉鈞帖令本縣月給白米一石撥人夫二名不敢當不敢當執事所稱逋野誠隱逸士如今日之賜使逋等受之宜也其不受未見其讓之過也某何敢自列於古之名流哉某無寸善可以及人有田二頃耕之足以自養而又受賜於當道以自列於古之名流其怠於自脩亦甚矣引領蒼梧衰病

無由自致拙作一首紀述仁政傳示嶺海以彰
盛德餘二小詩以撰慈元記望西涯閣老以請
祀典望督府共成東山之美此野人之志也伏
乞鈞裁

與朱都憲

頃者獲拜執事於蒼梧十餘年間執事之心不
忘乎僕與僕願見執事之誠交慰並沃於一堂
之上一日之間至矣盡矣執事負一世之豪才
際百年之嘉會故能受知 當宁進位都憲奉

璽書督三軍以經營於一方誰不瞻仰誰不歸
戴僕一介書生生長東南聞見寡陋徒負虛名
無補於世乃蒙追憶十餘年相與尺牘往來之
雅而賜見焉幸甚幸甚僕之齒非少然以方於
執事則爲後進執事先生長者也長者有問不
辭讓而對非禮也隱而不告非禮也僕之始至
執事問以出處僕未敢率爾執事又益之以薦
進之說且令回自決之僕於是乎若負芒刺避
席而不敢言慚也退而思之又大慚也明日具

以情告且言其不可當是時也執事亦見僕之
顏色乎始者僕欲往見執事於蒼梧凡三復計
之而後果行誠以執事之賢固所願識然自念
二三十年所守進退之節一旦由此而變亦不
能不少踖躅也况諭之以薦進之說耶僕竊以
爲執事好崇獎人之善偶見一士少異乎人亟
以此言寵之使勉乎善云耳不然則將悼其窮
且老踽踽焉無所與同恤恤焉無所與歸故問
而遣之使自爲祿仕之計焉耳不然執事之明

足以照物豈不知僕之駑鈍不可驅策而思進之萬里之途也執事又以韓退之之事見勗退之雖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肯枉尺直尋退之以書干宰執僕固不得舍孟而學韓也僕之歸白沙幾一月矣鄉之逢掖士無日不來問詢僕告以所接盛德之光莫不鼓舞興起信乎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也惟是進退出處之念尚日往來於心誠懼執事所以待僕者如此而人之知僕者淺也此意已託丘侍御達之左右不

審亮之否乎未能默默伏此布聞且以代面謝
惟少垂鑒焉

又

陳某頓首啓伏蒙今月十八日遣使降臨茅
惠以羊酒粟楮諸儀君子之賜光動閭里顧愚
何人可以當此恭惟執事位高而望重德博而
民化而恒惠乎善之不彰士罔攸勸故能尊重
名教秩秩其儀以興起山林之遺逸大哉執事
之心僕雖駑鈍敢不夙夜祗奉然僕竊觀來喻

之言大意欲勸僕出仕耳非直勸之且加責焉
是固出於愛僕之誠而僕之心亦有未蒙照察
者何則掇科登仕固僕之素志抱病違時非僕
之得已僕自染疾來六七年間每遇疾作徧身
自汗若雨或遭數月不止既止復作畏勞怯冷
沉綿反復元氣寢耗力加防慎庶幾保全而母
氏年益高百疾交苦是以未能出門耳假令僕
疾愈可以出矣而忘親之老豈人之情也哉在
親爲親在君爲君無所徃而不然矣夫天下之

理至於中而止矣中無定體隨時處宜極吾心
之安焉耳若昔之李密是也密被徵時密之心
盖自揆安於事劉則止爲中而行非中也今若
槩以聖賢出處之常責密以必仕恐非密之心
密之心天理之時中也僕今自處亦欲無愧於
密耳執事信以爲何如哉願終教之僕不敢固
執也承錄示諸公子文稿筆勢滔滔有氣韻當
是一才子可畏可畏若導其志使不差開其學
使有益又在教者何如耳使回謹此申覆展下

自漢書卷二
哭一姪婦故言無文采伏乞台照

又

陳某啓伏承此月二十四日都憲老大人命使
降臨衡茅諭令某即日起程赴京春闈在邇不
許推延聞命悚惶爲慰爲懼伏念某質本庸愚
賴蒙 聖朝作養于茲三十餘年雖無用世之
才竊有忠君之志其未仕也豈果於自爲而忘
世哉誠欲吾身親見之豈不知時之可爲哉
執事知之久而愛之深旣重之以手書復勤之以

口喻執事於後進拳拳接引如此某雖驚疲豈
無飛動之意哉直以受氣不豐病與年長去年
秋自汗總息因得進謁執事於蒼梧比歸途間
冒風舊病尋發至今年七月初寒熱交攻自汗
猶劇而必欲驅此疾羸之軀行於風波之途萬
一不虞雖悔何益伏願執事垂日月之明擴天
地之量假之歲月俾得調治疾愈之日自行起
程赴部不敢推延以負尊命干冒威嚴某不勝
戰越之至

白雲卷二
七
與劉方伯東山先生

餘寇未殄先生得無爲百姓戚戚耶比聞下令
各鄉村自爲城守伏計當道憂民之至必無過
舉恨未得其詳耳曹匪石抵家病即愈先生冒
大暑負疴而出動靜勞逸仕與止固不同也未
涯瞻奉謹此申忱匪石所徵樂記文字已托周
汝愚具稿早晚錄上轉達

又

亡妣墓於小廬山居舍之旁襄事於乙卯夏四

月八日去始喪才四十日耳萬里一疏無任哀
感之至崖山慈元廟久完但未立主耳拙記錄
去想已經目若西涯閣老有作用之制中別無
佳思作得文字強勉塞命無以老朽爲嫌也祀
典記當與西涯閣老圖之屢聞先生上疏乞休
致然每於邸報中未見端的未審何如也近陳
進士茂烈過寒舍與語東山先生告歸西涯閣
老留之疑先生未能去者以此故也